



軍事教育

探中共崛起的 原因及其影響

戰略學會研究員 陳偉寬、陳炳源 博士

提

要

- 一、吾人若欲探一國崛起的原因，須知國力的概念，係經由許多指標綜合而成。據蘭德(Rand)公司新發展的國力評估指標，共分三類：「國家資源」、「國家表現」與「軍事能力」。
- 二、中共自1980年代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後，經濟成長迅速，國力大幅提升，「中國威脅」的論調相應而起。其「崛起」的概念，已不再是單純經濟面向的評估與期待；亦包含了對中國在世界及區域秩序維護方面，可能產生負面力量的隱憂。
- 三、中共宣稱、主張不與美國爭霸，此外還要增加與美國信任與擴大合作，但事實上中共對美國的戰略意圖也是充滿了疑慮，除了長期存在的臺灣與人權問題之外，美國強化與日本的同盟關係，美國勢力進入中亞地區，並且遊說歐盟持續對中共實施武器禁運，在中共的認知當中，美國事實上是在對中共進行圍堵的策略。
- 四、近10年來，中國利用兩岸間在政治立場上的歧異，大肆在國際上強化其對台灣主權的主張，刻意打壓台灣參與國際活動，持續以武力攻台的威脅，做為對台灣內部民主深化的回應。同時，明顯提增了針對台灣的軍事部署。造成兩岸關係無法有長期、穩定的發展，也成為區域安全上最大的變數。
- 五、我們不僅應該加強與區域各國間的接觸與對話，在「中國崛起」造成各方對區域安全產生疑慮之時，更應進一步建立彼此間戰略合作關係，做為更深度交換各方對中國大陸情勢的評估，更廣泛探討維護區域安全與繁榮方式的平台。除此之外，吾等應對兩岸關係威脅具正確認知，務須增強飛安及我國自身防衛能力，重新考量恢復義務役徵兵制一年以上之役期，以強化國軍基層戰力，俾肆應敵之崛起與武力威脅。

關鍵詞：國家資源、中國威脅、進行圍堵、戰略合作關係



壹、前言

二十餘年，中國大陸經濟快速增長，已成為東亞經濟發展的先導，中共持續致力於將共軍轉型為足以擊敗主要外國勢力的現代化戰略部隊；^{【註1】}此一發展帶來的衝擊，與中國未來可能的意圖，卻讓以美國為主的國際社會充滿焦慮。有的從現實主義觀點，認為中國無可避免將成為東亞新霸權，遲早會與美國發生衝突；亦有從自由主義角度，認為北京當前專注經濟發展，積極融入國際政經社會，儼然成為經濟大國，未必會走傳統軍事崛起的道路。^{【註2】}

欲探一國崛起的原因，須知國力的概念，係經由許多指標綜合而成。據蘭德(Rand)公司新發展的國力評估指標，共分三類：「國家資源」、「國家表現」與「軍事能力」。^{【註3】}而一般探討中國崛起的論據偏重於國家資源類，特別是以“經濟發展”的指標為主。以前評估國力，多比較國家資源如領土、人口、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國防預算等數字，惟忽略這些資源能否轉換為對外控制環境與遂行政策的能力。傳統評估國力也忽略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是反映國家引導生產力晉升的能力，不僅激勵經濟發展，更可增長軍事能力。所以，評估中國崛起，應從各種角度，思考中國綜合國力與主要強國間，是否出現改變？有沒有嚴重到出現霸權替代的徵候？

川普(Donald Trump)政府和右翼勢力在短短四年內對中美關係進行了一次近乎顛覆性的調整，^{【註4】}改變了歐巴馬(Barack Obama)時期較為均衡的競合關係。在白宮濫權、國會攬政和黨爭愈加極化的大環境下，美國社會和政界形成了對華強硬的新共識。拜登上台後，也只能在這一共識基礎上，進行對華關係的調整，任何示好的舉動，就會被視為軟弱和妥協。^{【註5】}然中國崛起，速度快得讓人吃驚。回顧歷史，此一變化將促使戰爭的機率益增。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是當今的美國總統拜登的國安顧問，影響力極大！他的觀點值得重視，尤其生在台灣、長在台灣我們，更要務實小心地去了解。

註1 國防部，《中共軍事戰略演進》，(台北：國防部政務辦公室出版，109年7月)，頁9。

註2 高朗，〈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遠景基金會》，參見<https://www.pf.org.tw/files/5917/F272057A-A093-4351-9D9F-BA293BF3B5C5>。檢索日期：民110年3月20日。

註3 高朗，〈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遠景基金會》，參見<https://www.pf.org.tw/files/5917/F272057A-A093-4351-9D9F-BA293BF3B5C5>。檢索日期：民110年3月10日。

註4 在西方世界的傳統印象中，右派通常是指支持民族主義、捍衛傳統家庭價值觀和宗教(猶太-基督教文化傳統)，且反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近現代自由派和國際主義以及左膠的政黨。參見Bobbio, Norberto and Allan Cameron, Left and R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Distinc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 51, 62. ISBN 978-0-226-06246-4。

註5 曾九平、黃治金，〈面對中國崛起，承認也不是、不承認也不是的拜登〉，《The News Lens》，參見<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5731>。2021/01/09



貳、中國崛起的原因

所謂「中國崛起」，原本是指中國大陸的經濟在國際經貿層面，有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力與地位。^{【註6】}中共自1980年代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後，經濟成長迅速，國力大幅提升，中國威脅的論調相應而起。1991年蘇聯瓦解，國際政治因為大國權力分配的變化而產生結構性的轉變，中國大陸成為可能挑戰現狀霸權的潛在國家。然而隨著其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在國際政治、軍事及區域安全等領域，也逐漸產生影響。當前國際間「中國崛起」的概念所代表的，已不再是單純經濟面向的評估與期待；也包含了對中國在世界及區域秩序維護方面，可能產生負面力量的隱憂。咸信中國擁有很多強大的優勢，譬如眾多的第一：包括人力、資金、人才梯隊和安穩的發展環境。關鍵還有強有力的政府領導，這些都是未來中國的核心優勢，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國的崛起，就是轉動歷史的車輪勢不可擋！

近年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經常在歐洲各國遊說，反覆強調中國威脅論，毫無疑問，像中國這樣超大規模國家的崛起注定是西方無法接受的。^{【註7】}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甚至人種也不同，按照西方只要不是基督徒就是異教徒的二分法邏輯，從戰略上講，西方千方百計遏制中國的是必然的，更何況面對中國持續成功和西方的相對衰落，西方第一次真切的有了危機感。

然不管在政治上、經濟上論及「中國崛起」，欲探討其崛起的原因，還是其背後的軍事為主要籌碼，實有必要進一步了解中共戰略(思想)之演進。

軍事戰略一詞，在共軍準則中指出：「軍事戰略是國家和武裝力量準備戰爭、計畫與進行戰爭和戰略性戰役的理論與實踐。軍事戰略來源於政治，並為政治服務。政治對於軍事戰略的主導作用在於：政治規定戰爭的目的，確定進行戰爭的方法，提出軍事戰略的任務，動員必要的物力和人力資源來保證戰爭的需要」。^{【註8】}從上述定義內涵中，我們可以得知軍事戰略是國家策畫戰爭的謀略和方法，亦即「要打什麼仗」、「用什麼方式打」。而其中的要點：其一軍事戰略是為政治服務，受國家政略的決定；其二軍事戰略是集合國家整體資源，而非僅依軍事力量，準備、計畫和進行戰爭的理論與實踐。進言之，軍事戰略是集合國家政、經、軍、心等綜合國力，進行戰爭的準備與計畫，不僅包含理論，亦要以達到戰爭目標的實踐驗證為依歸。

註6 中國社會消費能力慢慢提增，也促使國際間逐漸重視中國大陸市場。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成為各方矚目焦點，1990年代初期，國際上開始出現「中國崛起(China's Rise)」的說法。

註7 <中國崛起的原因是什麼？>，參見<https://zhuanlan.zhihu.com/p/143651628>。檢索日期：民110年3月10日。

註8 中共軍事戰略的演進與未來發展趨勢(一)，參見<https://blog.xuite.net/ndu4778.s8888/twblog/138558101>。2010年3月1日。



雖然中共名義上仍堅持防禦性政策，但自2010年迄今，重點已經從國土防禦轉為一種強制性，但非暴力擴張的政策。2015年中共所發表的兩年期國防白皮書，強調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不過，中共亦承認不斷變化的形式，亦為軍隊設定了新要求，更有助於建設，有利的戰略態勢和保障國家的和平發展，這凸顯了加強保護中共不斷增長戰略利益的需要。【註9】

中共歷任領導人在軍事方面，咸各自刻下深深印記，講求層面不僅止於兵力結構，更擴及戰略方針。毛澤東時期的「全面戰爭」與「早打、大打、打核子戰」的軍事戰略亦受到如何轉變的挑戰。【註10】基本上新的軍事戰略的提出，除了要以政治為前提之外，對客觀戰略環境變化的認定亦是主要因素之一。不同於毛澤東對戰爭的看法，鄧小平提出「世界大戰可以避免」的新觀念。並進一步分析在美蘇兩強的對峙之下如何開展維護和平的新途徑。【註11】

鄧、江（江澤民）接班交替之際，基本上仍以所謂鄧小平軍事思想為規劃與證論軍事戰略的核心。九0年代初有鑑於美伊波灣戰爭高科技武器在戰役戰術上發揮的致勝效果，積極防禦軍事戰略的內容上添加了高科技建軍方針，江澤民關注發展共軍贏得「高技術（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之能力」。【註12】

其後接任的胡錦濤則逐漸演變為強調建立一支能夠在現代資訊戰中生存和獲勝的信息化部隊，並其能實現它所稱的新歷史使命，其中首次強調了非戰爭軍事行動的重要性。隨著共軍進入了習近平時代，其軍事戰略思想除了持續依循習近平對共軍兵力結構地方針而出現重大變化，共軍在南海及其他地區擴大其核心利益的概念，亦成為指導共軍軍事思想的主軸。

參、修希底德陷阱與中國崛起對美國之影響

一、修希底德陷阱之說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曾紀錄伯羅奔尼薩戰爭(The Peloponnesian War)，留給後人「修昔底德陷阱」之論說(The Thucydides' s Trap)，也成為地緣政治史上寶貴的一頁。【註13】

咸知中國跳躍式進步令美國執政者不安，由於美國未能有效「制止」中國式進步，雙方關係必將破裂。

註9 國防部，《中共軍事戰略演進》，（台北：國防部政務辦公室出版，109年7月），頁31。

註10 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中外軍事概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年12月頁563。

註11 Joe McReynolds編，《中共軍事戰略演進》，（台北：國防部譯印，民109年7月）。

註12 中共軍事戰略的演進與未來發展趨勢（一），參見<https://blog.xuite.net/ndu4778.s8888/twblog/138558101>。2010/09/01。

註13 <什麼是修昔底德陷阱?世界強權兩大國真的避免不了戰爭?>，參見<https://news.cnyes.com/news/id/4338937>。2019/06/21。



艾利森之書及文章將歷史與當代頭號國際問題——中美分裂作了嚴肅的探討。在歷史學上，他的貢獻就是將歷史學予以實用，稱之為「實用歷史」(Applied History)恰如其份。換句話說，就是將「陷阱論」與「中美爭霸」合而為一，以印證「陷阱論」是否就有發生之可能。【註14】

事實上，艾利森與Thucydides二人的文章均提出兩強必爭之原因有三，是為「城邦利益」、「群體恐懼」及「勝者為王」(Interest, Fear, Honor)。希臘時代之城邦戰爭非常殘酷，將敗者遭滅族為奴，勝者則持有所有利益，是以互不相讓，為了生存，不容任何妥協。【註15】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認為，公元前5世紀雅典崛起引起陸地霸主斯巴達警惕和戰爭是一種普遍的歷史模式，即既有霸主面對新興強權的挑戰多以戰爭告終。哈佛大學的國際問題學者格雷厄姆·艾裏森(Graham Tillet Allison, Jr. -1940年3月)就認為中美關係處於“修昔底德陷阱”的困境。【註16】

但是美國歐道明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史蒂夫·耶蒂夫卻認為，雖然需要了解歷史，但不必認為歷史一定會重覆，而且時過境遷，今天的國際環境同歷史上的國家關係已經有了本質的區別。他認為中美競爭走向戰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二、中共的認知與作為

中共方面向來都將對美外交視為重中之重，並且恪遵鄧小平「善於守拙、絕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方針。在外交理論上，試圖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及聯合國改革的主張，對於中國崛起產生的國際疑慮，雖然中共官方已不再使用「和平崛起」一詞，但是學術界仍然以和平角度闡釋中國崛起的意義與影響。【註17】在對美雙邊關係之上，無論是官方聲明或是學術論述，中共都宣稱或主張不與美國爭霸，不僅如此，還要增加與美國信任與擴大合作，但事實上中共對美國的戰略意圖也是充滿了疑慮，除了長期存在的臺灣與人權問題之外，美國強化與日本的同盟關係，美國勢力進入中亞地區，並且遊說歐盟持續對中共實施武器禁運，在中共的認知當中，美國事實上是在對中共進行圍堵的策略。

中共雖然不與美國直接爭霸，但是並不代表不能與美國的不友善國家進行交往，除此之外，中共更積極參與多邊國際機制，希望能夠發揮中共在國際政

註14 李本京，《傳奇-爭議 川普與分裂之美國》(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出版，2021年03月出版)，頁102。

註15 同上註。

註16 Graham Tillet Allison, Jr. 為美國哈佛約翰·F·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首任院長，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家，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英語:Thucydides' s Trap)一詞。

註17 邱坤玄(Chiu, Kun-Shuan)，〈America's Perception on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S.-China Relations〉，《時評》，參見https://www.mjib.gov.tw/FileUploads/eBooks/bd92b-8087f364aa0a87f6166ccab3032/Section_file/3a8f84f33dea4032b61bc43c4d26c354.pdf。



治的影響力並節制美國的單邊行為，外交自主與國家利益是中共外交的主要考量，美國不應對這些行動表示不滿。

至於中國崛起對美國之影響，美、日等相關國家咸認「中國崛起」造成兩岸軍力逐漸失衡，已對東亞區域的安全與穩定產生威脅。

肆、對國際秩序與台灣之影響

人類歷史上經歷過兩次全球化，第一波全球化從1870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第二波全球化從1970年迄今，期間全球化不斷擴張，直到2018年美中貿易戰才開始緩和。美國作為超強，可以感受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並未穩定，多極化發展在經濟面已成事實。目前沒有任何國家的軍力足以抗衡美國，但如果其他國家軍力伴隨經濟逐漸成長，與美國力量相接近時，不論是否衝突，權力平衡就會出現變化。

一、對國際秩序言：

(一)美國、中亞：中共的崛起不可能是和平的，如果中國大陸經濟持續迅速成長，中共與美國將在亞洲進行激烈的安全競逐，雙方極有可能發生衝突，此派觀點以芝加哥大學約翰·喬瑟夫·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為代表，他認為從歷史的經驗以及國際關係理論的預測，正如20世紀以來美國崛起之後，隨之將歐洲強權勢力逐出西半球，中共崛起之後也會企圖將美國勢力逐出亞洲。【註18】這種論述與「中國威脅論」的主張一樣，強調中共與美國勢將發生衝突。

美國不希望世界走向多極體系，他作為現狀獲益者，無法掌握的卻是國際現狀受到全球生產力變化的影響，不斷在改變。中國崛起的意涵，不論是否誇大，惟對美國而言，代表國際現狀的改變，隱含美國單一超強的地位正在減弱。縱使現階段中國僅是崛起的貿易大國，但經濟力量的改善，遲早延伸至軍事領域，進而威脅美國在東亞的霸權地位。【註19】近年武漢肺炎的流行更使得全球化幾乎停擺，這將會是形塑世界未來30年政經局勢最重要的事件，也會對產業發展造成莫大的影響。

在對美雙邊關係之上，無論是官方聲明或是學術論述，中共都宣稱或主張不與美國爭霸，不僅如此，還要增加與美國信任與擴大合作，但事實上中

註18 米爾斯海默強調：「首先，我可能已經說了130遍了，中國無法和平崛起，經濟將是合作與競爭共存的局面，我不是說經濟只有交流合作。美國將盡其所能降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這種事現在正在發生」。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0-06-12/420697。Newtalk新聞2021/04/15。

註19 高朗，〈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遠景基金會》，參見https://www.pf.org.tw/files/5917/F272057A-A093-4351-9D9F-BA293BF3B5C5。檢索日期：民110年4月15日。



共對美國的戰略意圖也是充滿了疑慮，除了長期存在的臺灣與人權問題之外，美國強化與日本的同盟關係，美國勢力進入中亞地區，並且遊說歐盟持續對中共實施武器禁運，在中共的認知當中，美國事實上是在對中共進行圍堵的策略。【註20】

(二) 日本、西德：

中國崛起與日本、西德不同之處，在於日、德是美國盟友，兩國在政治、軍事、經濟，同美國利益結合。更明確地說，戰後日本與西德經濟復興，是美國一手主導。相對地，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以來，華盛頓與北京長期對立，意識形態與戰略利益都不相同。即使冷戰結束，中國取代蘇聯成為美國的假想敵，變成最有潛力威脅美國東亞霸權的國家。

中共崛起後積極加入區域組織雖然有助於區域的穩定與繁榮，但是在此過程中，中共與美國的猜忌與緊張將會同時存在。David Lampton對中共崛起的評估，最為客觀與深入，他認為多數人都從軍事面向分析中共的崛起，但實際上中共的經濟與文化發展潛力才是我們應當重視的焦點，亞洲國家因此以發展與中共關係為重心，從而改變了美國與亞洲傳統盟邦的關係，這是美國必須重視的問題。【註21】Lampton更從積極的層面看待中國的崛起，他呼籲美國在面對中國崛起時，要以增強自我的競爭力為主要目標，方能永保領先的地位。

(三) 蘇俄、歐洲：

美蘇冷戰40多年，兩大強權雖然勾心鬥角，在全球進行大棋盤博弈，所幸沒有直接或重大的軍事衝突，而人類文明亦得以享受承平的高速發展期。蘇聯解體後，90年代初期不少專家認為會走向多極，或是一超多強的世界。不過無論是從綜合國力，還是國際影響力來看，後冷戰世界更趨近於只有一超、沒有多強的美國單極體系。

以國際關係學界知名的理論攻勢現實主義來分析後冷戰單極體系，美國作為碩果僅存的區域霸權、全球極數國，勢必會盡全力阻止世界上任何一個區域體系出現新的區域霸權，以確保自身全球優勢地位。

前美國防長馬蒂斯(Jim Mattis)表示，"我們越來越多得面對來自中國、俄羅斯這些要求改變現狀力量的威脅，這些國家試圖打造與其威權模式一

註20 邱坤玄，〈美國對中國崛起的認知 與美「中」互動America's Perception on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S.-China Relations〉，參見https://www.mjib.gov.tw/FileUploads/eBooks/bd92b-8087f364aa0a87f6166ccab3032/Section_file/3a8f84f33dea4032b61bc43c4d26c354.pdf。檢索日期：民110年4月15日。

註21 同上註。



致的世界秩序。”他說，「我們(美國)的軍力仍然很強大，然而我們的競爭優勢在武裝力量的各個層面已經受到侵蝕，其中包括空中，陸地，海上，太空和網絡。」【註22】

而綜觀整個後冷戰時期，美國也確實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干預國際體系的發展。其中，較可能影響全球極性變動的區域體系，主要在3個地區，前蘇聯、歐洲與東亞。具體來說，防俄、防德、防日，這3幅畫面，可勾勒出後冷戰時期美國單極世界的面貌。

(四)東亞：

進言之，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急速崛起，成為世界第2大軍事、經濟體，從數據看，對比1996年到2018年，美中GDP總量從10比1，到3比2；軍費支出從20比1，到5比2。【註23】迫使美國改變其全球戰略，從再平衡到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正式將中國定位為「對手」。而要把握國際秩序的走向脈絡，首先還是得掌握東亞體系的發展，尤其是中國的定位才行。就目前來說，雖然中國物質實力驚人，然而由於地緣關係，其受到的區域制衡也不小。周邊緊鄰著日本、俄羅斯、印度、越南、南北韓、澳洲、印尼等國，不是經濟強國、擁有核武、人口大國，就是中型強權。因此，在安全領域上，中國不僅無法有效控制體系，也仍無法走出東亞。【註24】本質上還是屬於區域行為者，與過去蘇聯或當前美國有明顯不同。

再者，中共由於過去的不結盟、不稱霸傳統與第三世界觀，事實上無論是在區域還是國際上都缺乏軍事盟友，更枉論如美國或蘇聯組成北約或華約般的集體安全組織。

最後，中共目前即使強調體制自信，但在意識形態輸出仍處守勢，尤其受到民族主義的硬限制。這與美蘇攻勢輸出的意識形態，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都有相當區別。於是從體系位置、結盟狀態或是國際意識形態上，目前的中共與過去蘇聯的角色有相當差異，也就是美國從防俄、德、日，變成全力防「中」。

註22 <美國防戰略報告：將中俄視為頭號威脅>參見<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2755369>。檢索日期：民110年4月15日。

註23 包淳亮(Pao, Chwen-Liang)，〈美「中」軍事支出前景之比較分析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uture Military Expenditure between US and China〉，參見https://www.mjib.gov.tw/FileUploads/eBooks/3f223f1a3bd452fb1298b4857b0e2e9/Section_file/c087097d71494f79b4c846b7120306e7.pdf。檢索日期：民110年4月15日。

註24 陳冠安，〈新國際秩序下的台灣前途〉，《觀點 言論 中國時報》，參見<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191230003521-262105?chdtv>。檢索日期：民110年4月15日。



總言之，美中問題是國際結構性的衝突，不會隨貿易戰結束而停歇。然而另一方面，這也不必然表示美中之間必有一戰。美蘇就是很好的例證。對台灣來說，在國際結構改變的影響下，兩岸關係也勢必有所變化。雖然相較於美中兩強，台灣只是次要行為者，然而台灣在東亞卻有無可比擬的價值，也就是具有同時能與美、「中」、日等國家同時交好的潛力，成為東亞和平樞紐。【註25】

這也是為何民進黨政府正在玩壞台灣前途的原因。因為一旦採取反中路線，台灣頂多只能成為華盛頓的中型盟國，在強權衝突中價值極低。美國在東亞的核心利益是日本，而非台灣。當和平樞紐，還是戰爭前線，我們已然走到交叉路口。

二、對台海及區域安全威脅與風險

咸信近期中美頻交鋒，隨之牽動台海局勢。國安會前秘書長蘇起曾指出，兩岸關係與台灣安全現已變成國際，尤其美國非常重視的焦點；包括美國將大陸定調為「競爭」對手後，當今東亞已出現三個「前所未見」。而在所有衝突熱點中，最危險的就是台灣，「美中要打仗就是為台灣」。【註26】

台海情勢的發展與亞太區域安全息息相關，也是國際間衡量此一地區穩定與否的指標。近10年來，中國利用兩岸間在政治立場上的歧異，大肆在國際上強化其對台灣主權的主張，刻意打壓台灣參與國際活動，持續以武力攻台的威脅，做為對台灣內部民主深化的回應。同時，明顯提增了針對台灣的軍事部署。造成兩岸關係無法有長期、穩定的發展，也成為區域安全上最大的變數。

多年來，中國始終堅持「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立場。在其經濟發展帶動國力增長後，中國加緊致力於對台軍事準備。根據美國國防部最新的「中國軍力報告書」，目前其持續之軍事擴張，已對台海區域現狀的維繫造成影響。【註27】近10來，中國解放軍以入侵台灣為想定的軍事演習從未停止，從傳統登陸作戰，到高科技網路資訊戰等，「中國崛起」造成兩岸軍力逐漸失衡，區域相關國家對維持區域穩定的主導力量逐漸弱化的結果，已經極為明顯。

無論如何，當前國際體系確實處於轉捩點，世界秩序將何去何從，中華民國如何應對洪流，都將是我輩最重要的課題。

註25 同上註。

註26 <蘇起示警 陸美打仗就是為台灣>，《中國時報》，參見<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112000458-260118?chdtv>。2018/11/12。

註27 洪翠蓮，〈美公布2020中國軍力報告「未放棄武統」持續對台軍售〉，《Newtalk》，2020.09.02。



伍、我國因應措施

2021年3月6日，大陸領導人習近平說：「中國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註28}」吾等不能無視於大陸綜合國力已能讓美國寢食難安的事實。面對「中國崛起」的挑戰，我們除了在兩岸關係上，追求和平與發展，在區域安全上，強調合作與穩定，在國際社會中，努力建構合理正常的活動空間之外，台灣也必須從以下幾個面向，來因應新的情勢發展：

一、正確對兩岸關係威脅的認知

所謂的「中國崛起」，其實是建立在中國看似誘人的經濟前景、日益強大的經貿、持續擴張的軍力、潛在的社會動亂、黨政不分的極權政治，以及日益惡化的貧富、城鄉差距等種種複雜因素之上。其未來發展，充滿太多不確定的因素。在兩岸關係中，我們不能只看到經濟快速發展的表象，而忽略中國大陸內部的嚴重問題；更不能被經濟利益蒙蔽，而看不清中共最終企圖。

中國對台灣的政治圖謀未曾改變，崛起中的經貿實力與國際政治影響力，正成為其「統一」台灣有力籌碼，威脅著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這些現實狀況，都必須透過多管道的說明與溝通，在台灣內部建立正確的認知與共識。

二、增強飛安及我國自身防衛能力

中國積極推動軍事現代化，大量研發、採購新式武器系統，進行軍隊組織編裝調整，已是東亞軍事強權。而在其作戰構想及演練中，針對台灣的事實舉世皆知，企圖以軍事壓力「以武促統」，達到其政治的目的，甚至直接武力侵台，完成所謂「祖國統一」。

以中國國防預算與經濟成長情況對照，可以發現中國近年軍事預算成長比率遠高於每年的經濟成長率。以此成長速度計算，依大陸全國人大會議，關於年度中央財政預算，國防支出約新台幣5.8兆，成長6.8%，相較於台灣今年的國防預算3668億元，相差約15.8倍。^{【註29】}當中國自認為軍事力量已經強大到可以發動台海戰爭，在國際救援軍力抵達之前快速攻佔台灣，即是兩岸發生戰爭的最可能時機。

近期我東部基地發生飛安事故無獨有偶，外界不明就裡的人第一時間就先把矛頭指向機齡老舊或機械故障。這對戮力維持戰備妥善率的地勤維修人員，

註28 <習近平驕傲喊「中國人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王丹：不過有點散光>，《newtalk報導》，2021.03.08，參見<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1-03-08/545764>。

註29 <台灣的15.8倍！大陸國防預算達5.8兆「海外用兵」受矚>，《ETtoday軍武新聞》，參見<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305/1931690.htm#ixzz6s4za2MbA>。2021年03月05日。



不啻是精神力之嚴重打擊。飛安資料統計大數據顯示，在所有的飛行事故中，人為的因素占比超過環境、機械、天候等其他範圍。不論是2015年復興航空因為操作不當關錯發動機墜落在基隆河，或去(2020)年初因未恪遵飛航規則而撞山的空軍黑鷹專機，人為因素都是主要肇因。故首須強化飛安、增進人員士氣，方能面對中國崛起，遏阻中共武力犯台。

再者，面對兩岸軍力嚴重失衡，我們應該持續充實增強自身防衛力量，採購符合台灣需要的防禦性武器，增進我們重要軍事目標之機動性與良好之偽裝，「形其無形」，【註30】讓中共不知其所攻、或不敢進行軍事冒險。因為維持兩岸軍力均衡，嚇阻中國武力犯台的企圖，才是維繫台海和平最大的保障。

三、增建我國參與國際民主結盟

拜登延續川普政府將臺灣定位為「印太戰略」的重要夥伴，並透過軍售與友臺法案等措施，提供臺灣安全與外交上的協助，回顧近年的中美貿易戰開打時，其攻防戰亦從未停歇，美中台在如此的三角戰略關係中陷入複雜關係。而「中國崛起」必須伴隨「和平的覺醒」與「民主的開展」，才是對東亞區域及世界和平具有正面意義，中國領導人自稱「和平崛起」的說法，只是代表其共產專制體制的興盛強大，國際間仍視中國為重大威脅。吾人應讓世界各國瞭解台灣在中國崛起中的地位十分關鍵。

台灣除繼續提昇國內民主發展，更要與其他民主國家結成「民主價值同盟」，積極落實與先進民主國家合作推動建立「亞太地區民主同盟」，共同促進亞太地區的民主化。並運用國際力量，促使中共瞭解，民主的擴大與鞏固才能真正促進和平與長遠發展，鼓勵與協助中國的民主化，共同促成國際與亞太民主社群的出現，讓民主不但成為全球普世價值，也成為全球人類生活中的一部分。

四、積極爭取區域安全對話與戰略合作

上述國際間相關國家為維護區域穩定與安全，已經對中國政經及軍事力量的快速發展有所警覺，應有逐步強化彼此間戰略的合作與既有對話之機制，以便在面對「中國崛起」的新挑戰中，能共同採取最符合區域發展利益的作法。台灣是亞太地區的一份子，也是維繫此一地區和平穩定現狀的重要支持者之一。我們不僅應該加強與區域各國間的接觸與對話，在「中國崛起」造成各方對區域安全產生疑慮之時，更應進一步建立彼此間戰略合作關係，做為更深度交換各方對中國大陸情勢的評估，更廣泛探討維護區域安全與繁榮方式的平台。

註30 曾祥穎，《飛彈防禦的迷思》(台北：天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5年8月)，頁136。



除此之外，為強化國軍基層戰力，以肆應敵之崛起與武力威脅，建請政府重新考量恢復義務役徵兵制一年以上之役期。其理由：

其一、現行義務役男僅服四個月的軍事訓練役，對提升基層部隊戰力助益有限。按過去義務役士兵訓練模式，至少須三個月新訓、三個月專長訓練、三個月基地訓練，方能成為一個合格的戰鬥士兵，故役期至少需一年。

其二、海、空軍基層士兵須具高階專長訓練能力(如雷達、聲納等)，其役期可拉長至三年為宜。

其三、國軍改採募兵制後，四個月的軍訓役士兵退伍後納入後備部隊，間接地弱化了後備戰力，不利爾後即時恢復動員能量。

其辦法：建議視國軍三軍部隊戰備優先等級實需，酌情恢復義務役士兵服行一至三年役期，以因應中共之武力威脅。

陸、結語

國際對「中國崛起」的認知，已經明顯融入「中國威脅」的概念，對「中國崛起」可能帶來經濟利益的一廂情願看法，也明顯轉變為對中國政治、軍事及經濟的擴張，可能危及國際秩序與和平的疑慮。

中共對外八次用兵的戰史，尤其是懲越戰爭，深知其對外打仗的政治脈絡考量因素！因明年習大大要改變憲法規定續任領導人，如果內鬥、擺不平，是有可能對外用兵轉移矛盾的，故臺灣要小心！

尤其國人應認清所謂「中國崛起」，是根植於中國內部的失衡發展與社會動亂隱憂之上。我們應該持續充實增強自身防衛力量，讓中國不敢進行軍事冒險。因為維持兩岸軍力均衡，才是維繫台海和平最大的保障。

作者簡介

空軍備役上校 陳偉寬

學歷：空軍官校64年班、國防大學空軍指揮參謀學院76年班、戰爭學院77年班、炸射師資班、中原大學資訊管理學院碩士班。經歷：飛行官、中隊長、大隊長、作戰指揮管制長、戰院主任教官。現職：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兼主編、國防大學講師、空軍軍官雙月刊主筆。

陳炳源先生

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政戰學院政研所博士。